

曾经的青春不解风情，所以忍不住
总是回忆，如果现在变了……请你原谅我



八十年代



请你原谅我



曾经的青春不解风情，所以忍不住
总是回忆，如果现在变了……请你原谅我



八十年代

请你原谅我

PLEASE FORGIVE ME

原著：徐兵 孙强 改编：邢美芳 邵东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代号:SK11N00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十年代/徐兵,孙强著.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总社有限公司,2011.2

ISBN 978-7-5613-5452-0

I. ①八… II. ①徐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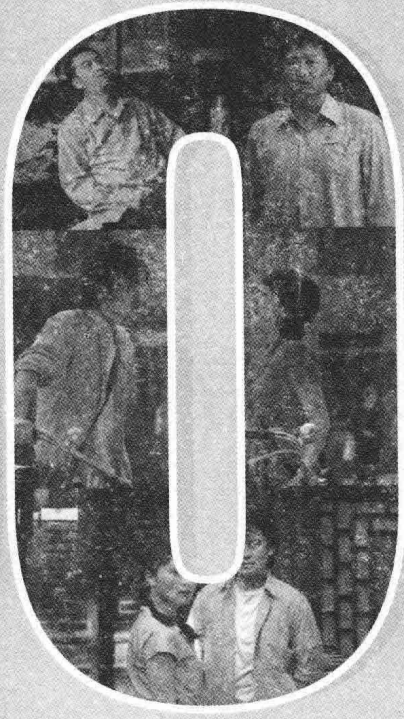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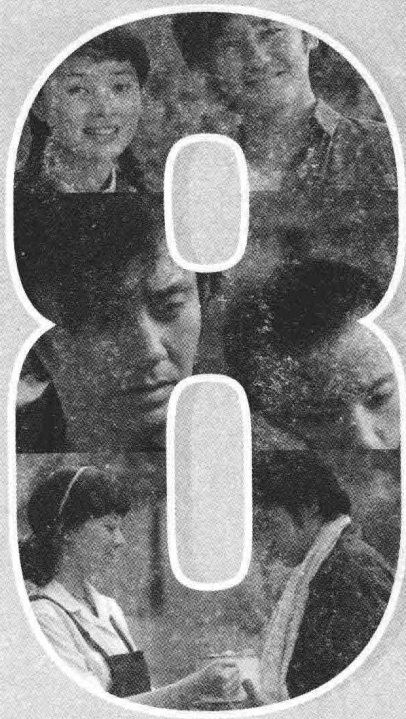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4345 号

八十年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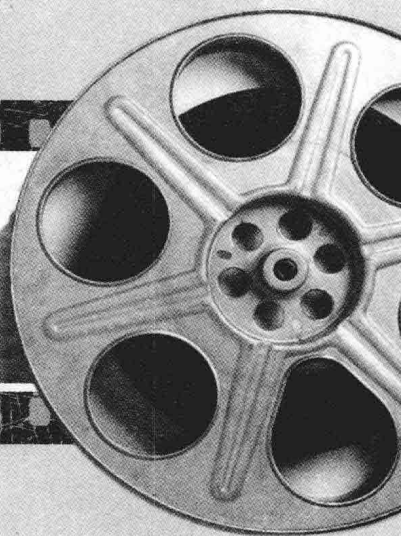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 徐 兵 孙 强
责任编辑 孟 迪
文字统筹 张爱林
封面设计 迪赞品牌设计
出 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发 行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(西安市雁塔南路 300-9 号曲江文化大厦 C 座 邮编:710061)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5.5
字 数 347 千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5452-0
定 价 38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 话:(029) 85458072 85458068 (传真)



年代



目录

到城里去

- 今儿的电话非打通不可/2
- 从身体开始/6
- 办公专用章/9
- 化验结果是“有了”/10
- 我买那块纱巾/13
- 准备一千块钱结婚/18
- 让我遇见你/27
- 致命高考/34

- 你了解他吗/41
- 我对不起你/52
- 我要死在你们面前/56
- 结婚证明/62
- 到南方去/70
- 广沪第一次与吴晴有肌肤之亲/77

- 要不咱别结婚了/90
- 去疗养院/98
- 我不做了/102
- 厂花何佳/108
- 丢失的女友/113
- 妊娠12-24周/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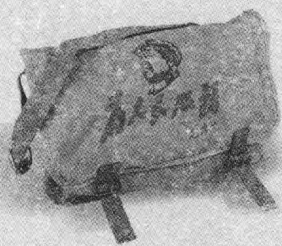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各自相爱

- 你们爱你们的 我爱我的/128
- 哥俩好呀/133
- 抓流氓啦/139
- 前女友/144

- 别亏待她/150
- 你心里还想着个人/155
- 你怎么可能爱我/161
- 我们需要精神向导/167
- 起码枪毙/174



自己的路

- 害群之马/178
- 我舍命陪君子/180
- 大西洋海底来的麦克/184
- 心如明镜，冰雪聪明/187
- 你有什么打算/191
- 似乎，昨夜有人吻了他/195
- 干脆咱们好吧/199
- 一个炕头，一个炕尾/206



- 有几个媳妇/209
- 两人厮打在一起/213
- 孩子到底是谁的/221
- 带你去美国/225
- 做个看客/231
- 酒与西餐/237
- 如何戒掉你/245
- 找找费主任/250
- 貌似是结局/257
- 没心怎么动/260
- 九九艳阳天/265
- 又是送礼/270
- 音像社主席/279
- 桃园三结义/281
- 告别是一场盛宴/289
- 我们就是一家人/295
- 我混蛋/301



时代这个东西

- 新长征路上/318
- 胆子要大一些了/321
- 就你一成不变/325
- 再晚就嫁不出去了/330
- 我能取代他吗/335
- 到医院能有什么事/340

- 两个爸爸/346
- 我不同意/356
- 谁是骗子/361
- 无家可归/366
- 我会反击的/369

- 有意思的废话/372
- 青春梦想/376
- 一个冷战/384
- 徐天该死/388
- 我害你半辈子了/391

请你原谅我

PLEASE FORGIVE ME

第 1 章

到城里去

一 今儿的电话非打通不可

那一段时间，徐天赋歪在长途电话中无法自拔。他总是有办法长期占据着一个分机，一个月三块零花钱，打电话要花去两块。因此电报电话局的姑娘一度以为他爱上了她。那电话总是特别绵长，就像某种胶状物，透明，甜腻，流动不开又融化不了。他总是闪着亮亮的眼睛，朝气蓬勃，意气风发。但他低头打电话的样子，简直就不像一个大小伙子，竟然有几分羞涩，有时候又会有几分可以原谅的轻浮。

后面排号的人总是有意见。电报电话局的姑娘，徐天已经认识。他从西安回来，有时候会带给她一块很好闻的香皂，那是吴晴给的，海鸥牌的。香皂洗出来的头发，真是好闻。所以她总是不理那些人的叫嚷，专心埋头看她的《大众电影》，那时刘晓庆在《同志谢谢你》中青涩一笑，倾国倾城。

徐天挂掉电话出来时，也会去翻翻她正看的画报，或者说“你今天穿的衬衫真好看”，这姑娘因此会高兴好几天。

西安来插队的知青，陆续都回去了。他们终究不属于陇口。虽然还有剩余的散兵游勇，但他们的离开已经成为定局，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苦闷和紧张。他们围着电报电话局忙碌着，也无非是和家里商量着回去准备干什么，在哪里工作，或者和对象憧憬一下美好的未来。

从最开始这些人来，陇口只是把他们当做客人。他们不是陇口人，也成不了陇口人。他们说话的口音，走路的姿势，刷牙的样子，都是那样特别，都和陇口人不同，到底怎样不同，谁也说不清，但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。

即便是那些表面看来是要扎根的。

早些时候来插队的，有的娶了当地的姑娘，在陇口安家了，但他们的做派还是和当地人不一样。最奇怪的是，许多插队的男知青结婚后，老婆一直没有怀孕。几年了也没有孩子，只好抱养。而那些年轻的女知青，怀了孕的，又有许多不愿意结婚，懊悔、厮打、哭天抹泪，最后还是狠狠心走了。他们的孩子大多留在了陇口，被那些没有孩子的人收养。知青领养知青的孩子，已经不是稀罕事了。

而眼前这个总是精神头十足的小伙子，一群人总是喊他徐天的，估计也要走了。他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像是在谋划一场起义。他们的离开，就如同一场热乎乎的暖空气从陇口消失了，形成的气压流向，就是风的感觉。那是历史气候的风，让几代人多了一些话题和回忆。

电报电话局的姑娘有些惆怅。她从画报里拔出眼睛来，看看门口的白桦树，那白色的树皮反射了秋日的阳光，照得她眼睛有些疼。有时候，她会想象徐天对象的

样子，眼前出现的是画报上活色生香的刘晓庆，或者是扎着麻花辫的倪萍。

徐天的对象吴晴，这时也总是在电话机旁边守着，不能离电话太近。传达室的大爷，总是会找她聊天，问长问短，而她却是什么都不想说。

她满脑子都是徐天：他在去县城的拖拉机上吧？他在电话局排号吧？他坐在拖拉机上即兴神侃的样子，他跳下拖拉机的样子，他等电话不耐烦的样子……为什么还不来？她总是把和徐天在一起的一幕幕回忆一遍，想起他说的每一句话“你的酒窝比酒都香”“你的头发像是一片苹果瀑”……呵呵，亏他想得出。

吴晴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，但她没有赶时髦去梳个麻花辫，而是剪个齐耳的短发。而这短发正好让吴晴的脸看上去若隐若现，让人想要一探究竟。徐天第一次看到吴晴，是她的背影，他回去写了一首诗，当场念给费兵听：

美丽是柳芽吐绿，
美丽是夏荷婷婷，
美丽是秋月袭人，
美丽是你一头涌动的苹果瀑，
让男儿忘记本要感慨的春秋。

这首诗很快就在陇口公社的知青中传开了，几乎所有的女知青都知道有个来自西安的知青叫徐天。“苹果瀑”也成为一种代表恋爱的暧昧符号。

可是为什么，电话还不响？他总是那么活跃，连公社书记都要给他介绍对象。吴晴想到这里，莫名地失落着，甚至有些怨愤了。

传达室大爷终于叫她接电话了。她那已经湿润了的眼睛立刻清爽明亮起来，同时不忘调整好表情，担心大爷笑话她。

“你真讨厌！”一句千古不变的开场白。

然而在1977年的10月，一切都不同了。一大早，电报电话局还没有开始上班，队伍已经排了好几十号人。徐天眼瞅着10点是一定轮不到自己，吴晴又会着急的，况且打完电话还要去高考报名呢。他索性在广场上吆喝起来，召集大家玩猜硬币的游戏。

这些年轻人，习惯了集体生活，瞬间就能将任何空间变成广场。而徐天，尤其适合在广场上活动。他有一种强大的气场，能瞬间吸引别人的目光。他从来不会静止，总是动的。一边吆喝，一边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。在他面前，许多聒噪的人，都会安静下来，静止下来，被他的气场吸引，听他说话，看他大开大合的动作和一闪一闪的眼睛。不仅是女人，男人亦如此。

但他也不是领袖的气质，他不咄咄逼人，也不威严。他只是有趣，亲和，十分随意，却又天不怕地不怕，值得信赖。



猜硬币的当儿，有人认出了他，知道他有个漂亮的对象，已经回城了。这个穿着绿色军装裤的小伙子朝他喊：“你现在着急了，当初你怎么不生米做成熟饭？”

“就是啊，饭熟了就不用你着急了，还用你给她打电话，她都给你打十回了。”有人应和着起哄。

徐天只是轻蔑地笑笑，不置可否。他想说“你们怎么知道饭没熟”，想起吴晴的样子，又没有说。男知青们无聊的时间太多，打发不了，加上正是青春勃发的年龄，就喜欢谈姑娘，谈别人的女人，用一个不太好听的、比较隆重的词，就是“猥谈”。

陇口的知青亦无法例外。虽然经历了上山下乡的教育，红的红，专的专，各人有各人的崇高理想，但闲暇的时候，这个惯例依然改不了。当然，他们谁都不喜欢谈及和被谈及自己喜欢的女人。

徐天不理他们，继续大声喊：“谁还来？”

一枚五分硬币在半空翻转下落。在秋天干净明朗的阳光下，硬币闪着银色的光，徐天从半空握住，众人屏气看着他的手掌。

这群穿着打扮近乎雷同的知青围着徐天猜硬币。赢了的可以得到这枚硬币，输了的就把手上排的号送给徐天。他们老棉袄的颜色大多模糊不清，某些部位发出黑亮的光，有的人脖子上系着毛线围巾，那大多是对象给织的，可以抵御这北方小城的寒风。

已经是十一次国徽了，有人认为不可能再是国徽，也有人继续赌国徽。有人抬出了有限的概率论知识来证明这次一定是字：“十二次，说什么也有一次字，概率知道么？你这水平还考大学！”

“我考文科，行了吧！我就看这哥们儿有这个本事。”极个别赌国徽的说。

“二十九个取一个，这概率知道么？你没戏！”有人把概率瞬间就引到了高考问题上。

“你才没戏呢！”大小伙子了，从心底讨厌人家说这种话。对高考这种决定命运的问题，谁都想讨个吉利。

大家众口一词：“字！”连附近蹲着的都站起来，手里捧着书，嘴里念念有词地朝这边张望着。

徐天掌心里，硬币闪亮亮的，“银光闪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！”他得意地举着手没动。

一个和他赌了“字”的男青年不情愿地将号牌递给徐天，他的号牌是27号。

徐天晃晃悠悠走开，穿过人群去找费兵。

放眼望去，电报电话局前或站或坐都是知青模样的人，大多抱着书，费兵在一个角落里皱着眉头背书。

费兵随手将那五分钱揣兜里：“有号儿了？”

“前头还有五个，进去就能打上。”徐天踌躇满志。费兵眼睛被太阳晃得有些花，但还是坚持看书。他爸爸下了硬命令：“费家的子女不搞特殊化，要自己创造机会！”与别的家长不同，他那当省教委主任的父亲积极报名让费兵下乡锻炼，看来不考上大学，他爸还真的忍心让他在这里待一辈子。

旁边看书的知青疑惑地问：“猜十二次他都赢了？”

“一百次天哥都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推推眼镜。

“我们高考要复习，天哥一个字儿不用看，他干什么都成。”费兵说起徐天来佩服得眉飞色舞。

旁边的知青丧气地看自己手上破了边儿的复习资料，灰心地把头歪在写着标语的墙上。刷白了的砖墙上“跟随华主席开始新的长征”的标语是这个初冬唯一的红色。白底红字使这堵墙远看上去威武亮丽，走近了却斑斑驳驳，甚至有些破败，就像一个化了浓妆的年老女人，让人不忍卒读。

电报电话局的姑娘叫号了，徐天大模大样地走过去，她给他指了三号机。

但传达室的大爷却说吴晴不在。徐天磨蹭着时间再让姑娘帮他接通，大爷说吴晴还没回来，母女俩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徐天有些担心，大礼拜天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吧？想问大爷，大爷却已经挂了电话。他用眼神示意姑娘再帮他接一次。电话依然是大爷接的，大爷一听是他的声音，有些心疼他的钱：“小伙子长途多贵，都给你接三回了，吴晴没……”大爷话音未落，电话突然断了。

徐天准备好的话都堵在喉咙口，真不是滋味。他握着手里赢来的几个号，继续让姑娘帮他接。但电话那头的人却仿佛消失了，几次都没有人接。

外面等电话的人渐渐骚动起来，有人开始叫骂。电报电话局的姑娘紧张地看着徐天，又看看门口即将冲进来闹事的人们。

费兵闻声赶来，扛着一把锄头，色厉内荏地喊着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的口号，他一边扭头看着里面的徐天，一边扶了扶眼镜继续喊：“革命也要讲个先来后到，谁要打断我天哥的电话，我……”眼镜腿用白色橡皮膏粘着，有些滑稽。

徐天朝外看了一眼，对姑娘轻声地说：“再给我接一次，好吗？”这次似乎有人接了，但不说一句话，就挂断了。他执著地打过去，对方却比他更执著地挂断。

徐天这时候探出头来说：“各位，今儿的电话非打通不可，谁有意见，先保留着，出去请大家抽‘大前门’，谁要不给面子，对不起，咱跟谁玩儿命！”

“对，玩儿命……”费兵借势干脆抡着锄头耍起了大刀。



二 从身体开始

一个月前，吴晴从西安来到陇口。她想要天天看到徐天，她的生活不在机床厂车间，也不在陇口，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徐天。她不是在想徐天，就是在接听徐天的电话，要么就是在给徐天写信。

思念一个人，总要落到实处。不在一起的时候，信件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修课。加上电话，再加上互相寄送东西，才能把这些空的日子填满。而见面，是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的。

徐天一有空就会跑回西安看吴晴，有时候，想看到吴晴的感觉，就在那一瞬间攫取了他，他正和哪个知青下棋，一场棋赢了，他把棋一扣，猛地站起来去取军用挎包，大声喊着“费兵，费兵”。他把费兵从台灯下揪起来：“走啊，我要回西安，我要去看吴晴，走啊。”他总会这样在突然之间做决定，而且义无反顾。

吴晴呢，每隔几个月，都要利用假期甚至请假来陇口看望徐天，带来他喜欢的锅盔，辣子，还有陇口买不到的日用品。

那天，吴晴正在给徐天收拾东西。她才离开几天，他的东西又开始变得杂乱无章。他将烟头、茶水、《约翰克里斯多夫》，以及他的棉袜、军裤、绒衣等糅合得天衣无缝，仿佛它们本来就是一家子。吴晴看了却不厌烦，只是觉得可爱。

她的脖子在阳光下毛茸茸的，耳朵就像是一块玉石，耳垂晶莹剔透，笼罩在橘色的光线里。

徐天远远地吹出了一口气。

那光一丝不动。

他走近些，伸手触到那光。

那是秋日23度的怡人气温。因为要离开，徐天仰面躺在大炕上，一会儿双手反枕在脑后，一会儿双手在阳光里划着弧线。他挥手抽打着并不存在的阳光，就像在和那些透明的尘埃做游戏。那些尘埃躲闪着他，重又整整齐齐地排列好，顺着窗户的60度角展示着优美线条，静静颤动。

他突然说：

晴儿，你比女特务都好看。

晴儿，我不想让你再回去。

晴儿，我们就在陇口结婚吧。

“我也不想回去，”吴晴直起身，“但是徐天，只要你也参加高考，我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妈妈说……”徐天抱紧她，打断了她的“妈妈说”。

在他的眼里，这个考古学的教授多少有些聒噪。

尘埃的微粒加快了跳动，有些纷乱和慌张，阳光打到了他们的腰部。

吴晴说：“别讨厌了，我手上都是尘……”徐天却再次打断她。他们开始接吻，绵长而疯狂。在恋爱的所有岁月，接吻，占去了他们单独在一起的大部分快乐的时间。

一旦尝到了亲吻的美好滋味，便一发而不可收。他们总是有意无意默契地尝试着新的表达爱的方式。他们以为恋爱就是马拉松长跑，可以就这样不停地跑下去。

是的，他们真的从来都没有想到会停下来。或者说，在恋爱的时候，关于他们的感情之路，关于如何应对现实，如何勾画未来，他们没有过多的去想。

他们太过于投入了，没有什么事情像初恋的感觉那样勾魂摄魄。

他将她一步一步地推逼着，她一边退却着，一边用手指划动着他的眉毛，叹息着说：“一根一根，都这么不安分。”

她倒在了他的军挎旁边，那是最流行的颜色，上面绣着几个鲜红的大字“为人民服务”。那军绿的颜色，本来是昂扬的，充满了激进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味道。但在那一瞬间，却是那样的温柔，那样的醒目，仿佛预示着一种年轻的鲜艳明朗的情欲。

她以为又是一场亲吻，她喜欢他贪婪的样子。那种忘我的眼神，深深埋下的俊朗的额头，硬茬茬的头发，有些瘦但却坚实的臂膀。

可是，徐天的身体，已经完全到位了。

“吴晴，吴晴，晴。”他痛苦地呼唤。

“徐天！”吴晴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她本能地抗拒着他。她还没有做好准备，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拒绝。

“别，徐天，别这样。”一向说话有理有据的吴晴，突然变得如此慌张。身边的尘埃，无比慌乱地散开又聚合。它们犹豫着奔逃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“晴，我只想，靠近一点，只是碰一下。一下下，晴，你不能这样无情，你不能不管我。”徐天有力地将想要翻身坐起的吴晴扳回去，他的唇将她的覆盖。

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表白自己，他是多么善于辞令，吴晴经常无奈于他的贫嘴。但是此刻，那些帮不了他。

他要死了。此刻，他宁愿去死。

“晴……”温柔地。

“晴……”蛮横地。

“晴……”哀求地。

吴晴的眼眶湿润了。这个一向聪明的大男孩，她第一次看到他时，他玉树临风地站在知青标兵的领奖台上。那时她感到他是那么自信、强大、桀骜，仿佛整个世界只是为他而存在。他看上去无所畏惧，永远不可征服。



徐天不言语了，只是行动。他向来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，凡事总是先去笃定地实践。至于后果，至于意义，不是他喜欢思考的。只有行动，才具有王者风范，充满了阐释一切的可能性。

徐天就像一个笨拙的屠夫。

他们只有十九岁。他们执著而认真地生活。他们仿佛通晓了世界上的一切真理，他们胆大妄为又谨小慎微，他们妄图解释世界建立新的秩序。

他决绝而又优柔，鲁莽而又温存，他用尽了一切矛盾的心理来面对眼前的这个女人。

他的姿势既像是在朝拜又像是在征服，仿佛在苦苦乞求，又似在有力宰割。

十九岁，这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。在1977年的历史时刻，尤其显得有些风生水起，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。

未知，彼此都未知。对自己，对他人，对性。甚至在那一瞬，感情也开始变得虚无缥缈。可是，居然可以，居然成功。他和她，如此贴近地看着彼此。吴晴已经满含泪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只想哭。虽然这一切都是自己在那一瞬间决定的，而且在某一瞬间，她也充满了不可名状的、以前从不曾体会到的快乐和感动，但她还是想哭。

她突然看不到过去，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自己，看不到所有的亲人，只看到这个距离最近的男人。而他，和自己，又是那么的不同。

一种夹杂着孤独、欣喜、感动、怜悯、牺牲精神以及茫然无助的感觉紧紧攫取了她。一切停下来时，她忍不住像七岁的时候，丢失了自己的布娃娃那样，哀凄凄地哭泣起来。

“会怀孕吗？”她像询问上帝一样，充满了虔诚和信赖。

“不会的，绝对不会。”徐天本能而坚决地回答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空谷回声。

一切都变了吗？这一刻，突然，我不再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。我们从我们身上分离了，分离出来，看着一对疲惫的、失神的、莫名感伤又成竹在胸的男女。他们，怎么了？他们突然由幼小的孩子变成成熟男女。可是这成人仪式却更加暴露出了他们的青涩。

外面，阳光灿烂得使人忧伤，劳动的号子喊得甜蜜。他们再次仓皇忐忑地注视着彼此，又躲开了彼此的视线。

“徐天，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啊，我等你……”吴晴眼神幽怨地靠在徐天的肩膀上说。

徐天在心里承诺着。但此时他不想想象大学，他想要站起来，走出去，去找费兵，去痛痛快快地割一垄麦子，去田野里好好跑一圈，去河道的开阔处坐着自制的冰车好好溜几个回合。